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 TAIYANGHAO CAOCHUAN YUANZHENGJI —

太阳号草船 远征记

[挪威] 托尔·海尔达尔 著 李平 译



重庆出版社



LUXING YU TAN



TAIYANGHAO CAOCHUAN YUANZHENGJI —

太阳号草船 远征记

[挪威] 托尔·海尔达尔 著 李平 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 (挪) 海尔达尔著; 李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

书名原文: The Ra Expeditions

ISBN 7-5366-7628-X

I. 太... II. ①海...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22089号

Copyright © Gyldendal Norsk Forlag AS 1970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25号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挪] 托尔·海尔达尔 著

李平 译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姚琦 (特约)

封面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技术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70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8千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66-7628-X/I · 1438

定价: 28.00元

【序言】

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活的话，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

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

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盛、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

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的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运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

队考察。他们于当年4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人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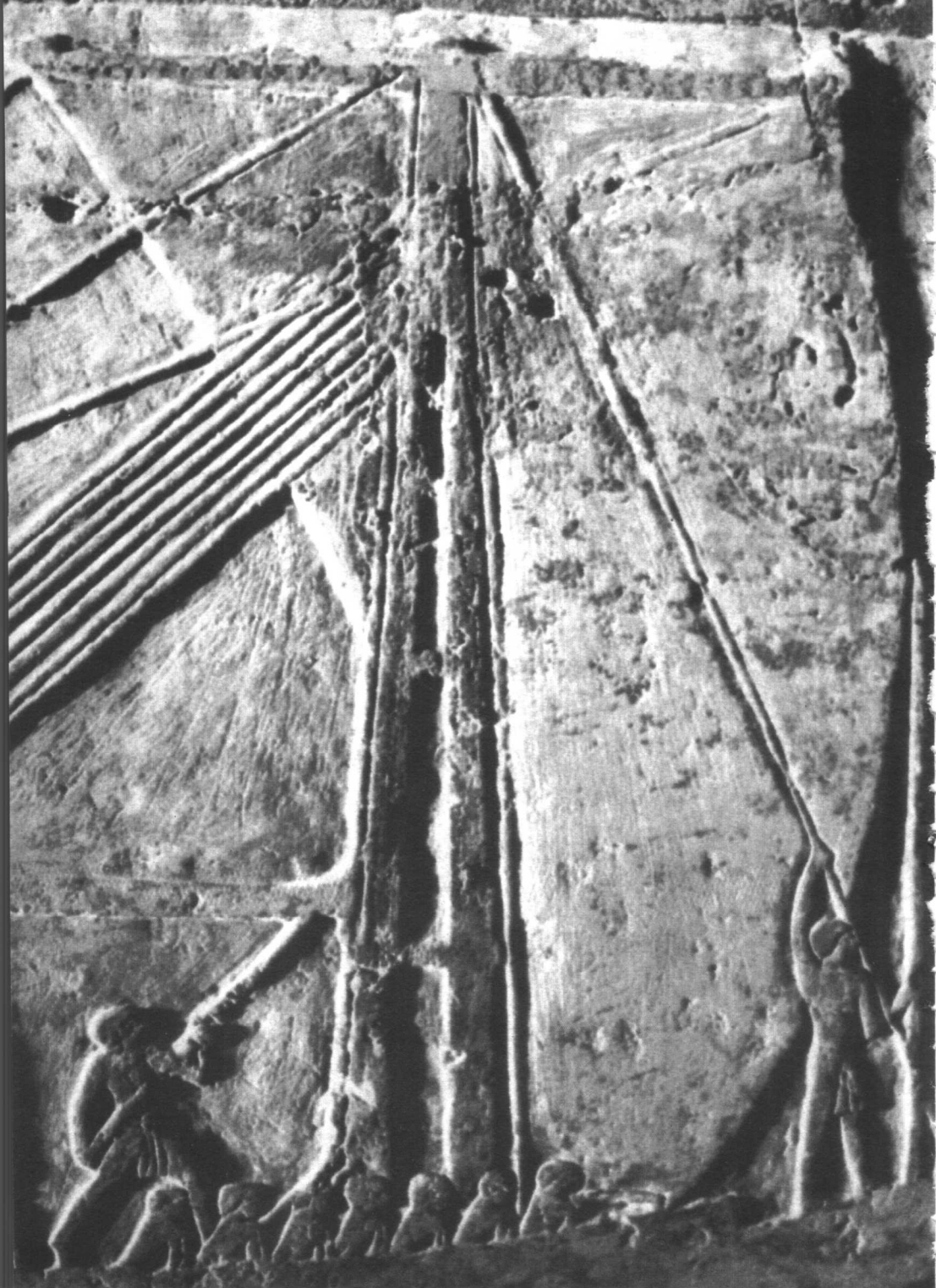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库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库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地描绘出来。

这些探险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谜 1

○第二章 为什么是芦苇船 21

○第三章 仙人掌丛林中的岛屿 41

○第四章 在非洲的心脏 55

第五章 在尼罗河的源头.....83

第六章 航行前的准备.....115

第七章 在大西洋上.....167

第八章 沿非洲海岸南下.....197

第九章 落入大海的魔掌.....229

第十章 进入美洲海域.....275

第十一章 有志者事竟成.....351

后记.....409



LU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TAIYANGHAO CAOCHUAN YUANZHENGJI

第一章 谜



一根芦苇在风中摇曳，我们把它折断，浮在水面，能负载一只青蛙。

二十万枝芦苇随风起伏，像万顷碧绿的麦田，在岸边汹涌翻滚。

我们把芦苇割断，一捆捆绑扎起来，像一艘硕大的玉米秸草船，在水中漂浮着。我们一行七人登上船来，从埃及启程前往美洲。眼前是漫天的沙漠，气候干热，这就是撒哈拉。

阿布杜拉说这艘芦苇船会漂下去的，让我放心。他不知道美洲在哪里，但他坚信只要风向对，我们就一定能够到达。他说只要捆绑芦苇船的绳子不断，我们就能平安无事。那么，这绳子结实吗？

我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把我叫醒了，原来是阿布杜拉。“3点钟了，”他说，“接着干活吧。”炽热的阳光晒透了帆布帐篷。我坐起来，透过门缝往外张望，扑面而来的是撒哈拉的热浪和刺眼的阳光。一眼望去，吸足了阳光的沙漠和一丝云彩也没有的天空连成一片，这是上帝创造出的最湛蓝无比的沙漠蓝天了，下午的阳光把整个沙漠世界照耀得金光四射。

天尽头现出一排金字塔，三高两低，像鲨鱼

的牙齿排列开来。很久以前，在人们那么贴近自然的时候，建造了这些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金字塔。从那时起，它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里。金字塔的前方有一片低洼地，那里有件不知属于什么年代的东西，那是沙漠里的一条船，就像诺亚方舟，搁浅在荒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远离了波浪和海草。那就是“纸船”，一种用纸莎草^①做的船。金色的纸莎草被扎成捆，绑成船的形状，有船头，有桅杆，就像是斜挂在蓝天上的一弯新月。

阿布杜拉已经往那边走过去。两位黑得像煤炭一样的布杜马人，裹着飘逸的白色长袍，正在往船上爬呢。穿着彩色衣袍的埃及人，正拖拽着一捆捆新鲜的纸莎草。我步履蹒跚地走在炽热的沙子上，像是刚刚从千年沉睡中醒来似的。是我想出了这个荒唐的主意，要复兴早就被人们废弃了的造船术，看看这种用纸莎草扎成的船能否抗击大海的汹涌波涛，从非洲大陆驶向美洲。

我的帐篷外是滚烫的沙子，一座座金字塔，还有大堆大堆被太阳烤干的纸莎草，又干又脆又易燃的纸莎草。人们把这些纸莎草拖给那些负责去壳、剥皮的造船工。船工们正在造一艘纸莎草船。按照布杜马方言，他们称这艘船为“卡代”。船工们深谙此道，用手指和牙齿灵巧地挽好绳套，捆住纸莎草，只有行家才能如此娴熟。“就是一艘纸船。”尼罗河谷纸莎草研究会的人们这样说。因为在他们那里，人们把纸莎草浸泡在水里，然后再把它敲打成皱巴巴的纸张，为的是向游客和科学家们展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者是在什么样的材料上用象形文字书写传记的。

纸莎草的花茎松软多汁。小孩子也能把它折弯，揉碎。干的纸莎草像柴火杆似的啪啪作响，像纸一样能燃烧。一天早上，一位上了年纪的阿拉伯人手里拿着一根纸莎草摆弄了半天，然后气哼哼地

① 高大的水生草本植物，属莎草科。古埃及人以其茎造船、编席，用其心髓造纸。

把它甩在沙地上，吐唾沫：“就这么个东西，连只钉子也钉不住。它不过就是一棵草嘛，怎么能在这上边固定桅杆呢？”这位老人精通造船技术，专程乘公共汽车从塞得港赶过来，为我们这条船舰安装桅杆和其他装备。他气坏了，搭上班车就回港口去了。是我们在和这位诚实的工匠开玩笑，还是现代人已经不知道用这样的材料如何造出一艘可以航渡的船？你对他解释说，大沙漠里那些远古墓室的墙壁上画着许多这种纸莎草造的船，他会说，那些坟墓里的画上还有长着鸟头的人和长着翅膀的蛇呢。

现在该怎么办？船总得有桅杆呀。我们中间三位来自非洲腹地乍得湖的黑人朋友断定那个船匠是个傻瓜，他绝对没见过一条像样的卡代，因为卡代都是用这种纸莎草做的。不过他们也从来没见过有桅杆的卡代，那我们为什么要桅杆？如果想划水过河，可以用桨。他们说乍得湖已经很大了，海也不会比它再大了。他们只管继续埋头用绳子把纸莎草捆绑在一起，全然不为其所动摇。这是他们的强项。那个从塞得港来的阿拉伯人虚张声势，其实什么也没见过，他从来没见过卡代。

我又回到帐篷里，从档案里翻出那些古埃及船模型和图纸的草稿和照片。没错，纸莎草船上确实没有钉子。桅杆是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固定上去的，用绳子把一块又厚又宽的木板固定在纸莎草捆的顶端，这是安置桅杆的地方。然后人们把桅杆放在这块结实的木头上，再用绳子把它捆牢。我把图纸推到一边，躺在靠帐篷一面墙堆放的绳子和帆布上。这里稍微凉快点，我能思考一下。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尼罗河三角洲之外也通用这种造船技术？我对自己承认，这种怀疑既出于直觉，更出于正在发生的现实。

当我决定用白塞木制造“康提基”号^①木筏时，我的思维方式跟现在可是大相径庭。没错，我从来没看见过白塞木，也从来没有划船航行过，更不用说木筏了，但是，我有理论，有充足的、科学的事实和符合逻辑的结论。可这一次，我什么都没有。以前，我冒险驾驶“康提基”号出航，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为我的长篇大论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明秘鲁最古老文明的后裔早在所有亚洲航海家到达东太平洋之前就到了波利尼西亚群岛。我陶醉于这些发现之中。在古代秘鲁，人们认为白塞木筏是最接近于船的东西。因此我得出结论，它肯定能经得住海里的风浪，不然，古代的秘鲁人怎么能够远渡重洋，到达波利尼西亚呢？这是我相信白塞木筏的能耐的惟一理由？

这一次情形却不同了。我没有理论依据能说明古埃及人曾经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远方的群岛或是大陆上去。可确实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们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把他们的文化灵感传播到了热带美洲。另外，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建有金字塔。这个问题让我着了迷，我要找到依据，找到答案。拼图版上还有许多板块有待去发现。不论谁要认真寻找古代埃及和古代墨西哥在文化上可能有的联系，都免不了会遇到重重障碍：年代上的巨大差别，难以解释的各种矛盾，再有就是远隔重洋，那可比尼罗河宽成千上万倍呀。

为了在水上游历，古埃及人原来只有这种纸莎草捆绑成的船。后来他们又为自己造了长长的木板船，船尾像燕子的尾巴，用线缝制，那种船虽然承受不了波涛汹涌的海浪，但却非常适宜在尼罗河风平浪静的水面上做各种运输和贸易。距离我的帐篷几百码之外就是基奥普斯金字塔。在它的脚下，我的埃及朋友阿麦德·约瑟夫正

① “康提基”号（Kon-Tiki），是本书作者第一次伟大航行时所乘坐的木筏。1947年，他乘坐这个木筏从秘鲁卡亚俄港口出发，历时一百零一天，漂流四千三百海里，终于抵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从而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完全可能来自南美。